

◀（上接5版）

县,在今镇原县。县盖因水而得名,“湫谷”当即茹水。茹水流域在经历了东汉以来的动荡之后,重新置县,且处于中游地带,而非如汉时,彭阳与朝那二县分处于茹河东、西两端,说明湫谷县(临泾县)之设置,乃是为了控制这一地域(丰义城,不会是在汉代彭阳县故址,它本属彭原县,唐武德初由彭原分出,单独置县。这条河在隋唐时被称为“湫谷”,正说明当时人认为著名的“湫渊”即在此水上源。而“湫谷县”被改称为“临泾县”,又说明当时人观念里,或以这条湫谷水作为泾水的正源。

唐代泾州治安定县,在今泾川县北。阴盘县后改为潘原县。二县在泾水上。茹水东端有丰义县,为丰义城所升置。广德、兴元年间,吐蕃从西面压过来。广德元年(763),泾州治安定县陷于吐蕃;至兴元初(784),良原县陷入吐蕃。自此之后,泾州地区,包括茹水流域在内,吐蕃势力渐大。至晚唐五代,此一地区吐蕃之影响当甚重。吐蕃之进入,迫使原居于此一地区的诸种羌胡或者向汉靠

近,或者融入吐蕃。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三三“原州”总叙下述中唐以后原州(移治今镇原县的原州)地区的变化较详,说:

自禄山乱后,西戎犯边,洮、兰、秦、陇,尽为虏境。贞元七年,泾原节度使刘昌置(原州)于平凉县,至元和三年移于泾州临泾县,置行原州,遂命镇将郝玼为刺史。始玼以临泾地宜蓄息,西蕃每为寇,即屯其地。尝白其帅,请城以控之,前帅不从。其后段佑为节度使,玼复白佑。佑多其策,乃表请城之。故玼镇其地,自是西戎无敢犯泾者。玼出自行间,前无强敌。在边三十年,生得蕃人,辄剝而归其尸,蕃人畏之如神,下令得玼者,赏以等身金。蕃人小儿啼号者,但连呼郝玼以怖之。大中三年,本道节度使康季荣收复关陇,却归旧原州。唐末,黄巢作乱,复陷城壁,再移原州于临泾县置。(第701—702页)

这里值得注意的是,茹水流域地宜蓄息,故吐蕃常于此作为屯地。虽然记载说郝玼在此地颇有威势,然其地之基本居民,显然是以吐蕃为主。盖中唐以后,泾水及其以北、以南诸支流流域,当已全面吐蕃化。《太平寰宇记》于临泾县下记有“和戎原”,谓在县南二十五里

(第703页)。这个和戎原,正当是考察团9月21日自镇原县城关镇东南行,越过洪河后,又上的那个大原。原以“和戎”为称,正说明原上多为“戎”。所以,可以大致肯定,当晚唐五代到北宋初,茹水(原州川、蔚茹水)、洪河(阳晋水)以及泾水上游两岸的塬上,大抵均分布着吐蕃等各种蕃胡,只有河谷地带,才是官府编排有乡里、能够较好控制的汉民。

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三三原州临泾县下记有阳晋水与原州川水。阳晋水,在县南一十五里,“自罗使堡蕃界来,入本州,八十里,入泾州保定县界”,就是今之洪河。罗使堡当在洪河上游,已属于蕃界,“罗使”当是吐蕃语(应就是“逻些”的另一种汉字写法)。怀疑“阳晋”也可能是吐蕃语,或其他蕃语。总之,阳晋水(洪水)流域在中唐至宋初,应当是以吐蕃等各种蕃人占据为主。而原州川水(即今茹河,已见上文),则显然是以“原州”而得名,盖元和三年(808)于临泾置行原州之后,这条河才被称为“原州川水”。郝玼等所率领的唐朝军兵,以原州川水河谷(今茹河)为中心,其周围即是各种蕃胡人群活动之区。而唐



北大文研院西北史地考察团在宁夏重点文保东海子遗址留影 任超/摄

后期置行原州于临泾,以及茹河得称“原州川水”,正说明中唐以后,泾水通道受到吐蕃的阻隔,茹水通道复形重要。

至此,我们遂得明白今茹河得名蔚如水(葫芦水、葫芦川)的根源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三泾州临泾县下说:“县有彭阳川,去彭阳县一百步。县界兼有汉安武、安定、彭阳、抚夷四县之地。”(第57页)唐时茹河流域并无彭阳县,此处所说“彭阳县”,当指汉时旧县。所以,这条河,在汉代应当叫“彭阳川”,盖因县邑而得名。在隋及唐前中

期本当叫做“湫谷”或“湫谷水”,也可能被视为泾水的正源,所以湫谷县得改称为“临泾县”。至唐后期,置行原州于临泾,这条河遂被称为“原州川水”;而唐前中期的原州有一条著名的河川,就是蔚茹水,也叫葫芦河。原州既然由今固原移到了今镇原,原在固原境内的“原州川水”之名(蔚茹水,葫芦河)也就随之移到了今镇原县境内。

(作者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)

顾千里校本《元朝秘史》札记

一部充满传奇的古籍

李庆

局,1987),乌兰女士的校勘本《元朝秘史》(中华书局,2008),余大均先生的《蒙古秘史译注》(河北人民出版社,2001)等。

这本书还通过各种渠道,走向了全世界。

根据日本学者原山煌的整理,到1978年,《蒙古秘史》的研究著作(包括翻译、注释和各种研究著作和论文)就已达361种(见所编《元朝秘史関係文献目録》,日本ミヅガル学会,1978年)。另据澳大利亚蒙古学学者罗依果(Igor de Rachwiltz)统计,到2001年,各种语言的音写本或转写本或复原本有20种,各种语言译本有67种,此外,还有总译的不同语言译本五种(转引自阿巴拉坦:《从〈蒙古秘史〉的复译看翻译原则的普适性》,载中国翻译协会编《第18届世界翻译大全论文集》,外文出版社,2008年)。

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世界上的这些研究,说到最基础的资料,都离不开顾千里的校本。

笔者涉及此书是在三十多年前(见拙著《顾千里研究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9,331—332页),此后一直对此书有所关注,发现有些细节问

题,可进一步探讨,做了一些札记。现在看来,这些对于该书文字和内容的研究,作用有限,但是,对于认识该书文本的流变,认识与此有关的一个多世纪来的学术活动,或无补益。故略加整理,列之于下。

1932年初,爆发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“一·二八事变”,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上海的进攻,炮轰坐落于上海闸北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善本藏书楼——涵芬楼,所藏四十余万册善本典籍,毁于战火。此为日本军国主义对于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。但是,涵芬楼所藏的善本中,有一本在世界文明史中非常有影响的古籍却由于完全偶然的原因,得以免遭劫火。那就是现在收藏于国家图书馆的清代文献学家顾千里校的《元朝秘史》。此书现著录于《全国善本书目》(史部,上,25页),标明:“清抄本,顾千里校并跋,周奎诒跋,傅增湘跋”。

顾千里校本,有一些藏书印,有的还未见考释。现据所知,列于下:

“顾涧蘋手校”是顾千里的印章。

“阳城张氏兴古楼珍藏经籍记”“阳城张氏省训堂经籍记”“张敦仁读过”,这些是张敦仁的,“葆采”乃张敦仁第二个儿子的,他字“子实”。这些笔者《顾千里年谱》“嘉庆十五年”条下已有考证,不赘。

“杨慧生藏书印”“杨慧生”,据考,为淮安人士。他曾将元代丘处机门人李志常的《西游记》刊刻出版。清代丁晏为他作了《杨慧生重刻西游记序》(载丁晏《颐志斋文集》卷五),可见是关心西北和元代文化之士。丁晏(1794—1875),清代学者,字俭卿,号栢堂,江苏山阳人,乃道光元年举人(参见《清史稿》四百八十八卷)。所以,顾千里校本归杨慧生的时间,当在嘉庆十年以后至同治年间,即1830—1875年间。

又有“且圃金氏珍藏”印,“且圃”不详。考光绪间,有善写者“金辑甫茂才”,叶昌炽为蒋凤藻刻《铁花馆丛书》,延其书写。此人“雅不愿署姓氏”(见王欣夫补正叶昌炽《藏书纪事诗》卷七“许翰屏”条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9年)。“金氏”“且圃”,“且”“辑”,吴方言同音。或即金辑甫?此当

为同治光绪间人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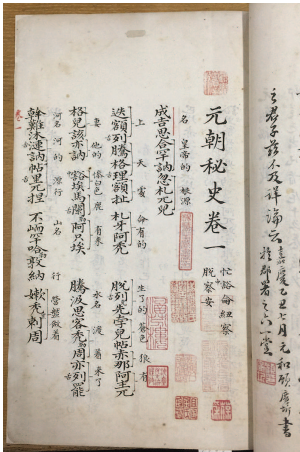
又,此本后有周奎诒跋。跋曰:“光绪癸未(1883)八月寓意园,取此本与连筠榭刻本对读一过。周奎诒记。”周奎诒,湖南省永州府永明县人,清朝进士。汪兆镛《碑传集三编》收其传云:光绪三年(1877),参加丁丑科殿试,登进士二甲第32名。同年五月,改翰林院庶吉士。光绪六年四月,散馆后,授翰林院编修。

周奎诒和盛昱在编修馆、翰林院当有交往的机会。盛昱在光绪十年任祭酒,而周氏在光绪十一年离开京城,前往广东不久病死。

所以,光绪九年(1883)此本已在盛昱处。有的介绍文字云:此书“从张敦仁次子手中流出,经清沈涛、杨书云已由敬征及其孙盛昱收藏”。此间细节,如能说明,则为幸甚。

又,《顾千里集》中,标明《元朝秘史》为“元刊”,此“元刊”,当指明初洪武时刊本,并非“元代”刊本,那珂通世《成吉思汗实录》(日本,筑摩书房,1943)已经有说明,基本无误。陈垣先生在1934年2月刊的《元秘史译音用字考》已经做过说明(引自日本小林高四郎《元朝秘史研究》,日本学术振兴会,1954年,216页)。

(作者为日本国立金泽大学名誉教授)



《元朝秘史》(又名《蒙古秘史》)是一部奇异的古籍。

说它奇异,在于本书是用汉字写的,但是这些汉字都是蒙古语的发音,每个发音旁边都注有汉文的意思和表示语法的字,此为“旁译”。如第一页“合罕诰”旁边注明“皇帝的”。全书被分为282节,每段后有翻译该段意思的“总译”。(见图片)

顾千里校《元朝秘史》,则是这本奇书现存的最主要的文本。

近年,国内已经出版了不少有关的论著,如阿尔达扎布先生祖孙三代还原的蒙古文字本《蒙古秘史还原注释》(内蒙古教育出版社,1986),亦邻真(汉名林沅)先生的复原本《〈元朝秘史〉畏兀体蒙古文复原》(中华书